

虞云国 著

《史家说史》

你是否清楚宋代的三大疑案、四次内禅、两次政变，还有士大夫的风采、英雄的命运、民众的不平？
你是否关注历史上的李师师与高俅、梁山泊与沙门岛，那些《水浒》故事有多少真实的成分？
你是否知晓宫花寂寞，走入宫廷的后妃们，有着怎样的悲欢荣宠，还有那些捉摸不定的梦？
走过汉唐，穿越晚清，打开这册随笔，你会立足宋代，俯仰古今……

古今多少事

长
春
出
版
社

□ 虞云国、著

古今多少事

史家说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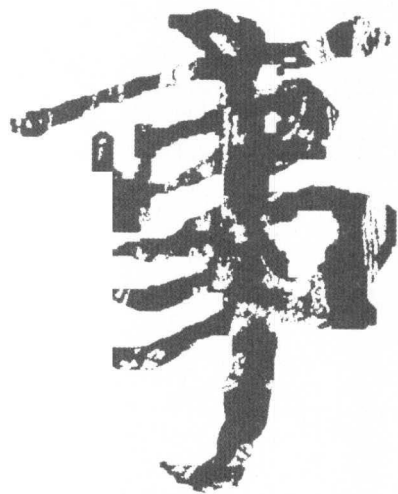
你是否清楚宋代的三大疑案、四次内禅、两次政变，还有士大夫的风采、英雄的命运、民众的不平？

你是否关注历史上的李师师与高俅、崂山泊与沙门岛，那些《水浒传》故事有多少真实的成分？

你是否知晓晓宫花寂寞，走入宫廷的后妃们，有着怎样的悲欢荣宠，还有那些捉摸不定的梦？

走过汉唐，穿越晚清，打开这册随笔，你会立足宋代，俯仰古今……

K244.06
1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多少事 / 虞云国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7. (史家学说)

ISBN 978—7—5445—0293—1

I. 古... II. 虞... III. 中国 — 古代史 — 宋代—缩写本 IV. K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9740 号

责任编辑: 杨爱萍 杜 菲

封面设计: 尹小光

版式设计: 白 晶 刘昭余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总 编 室 电 话: 0431-88563443

读者服务部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印 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字 数: 255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一、我的学史琐忆

小时候,写过诸如《我的理想》之类的作文,记不起怎么写的(可见从小就胸无大志),但肯定没打算以史学为营生。如今早过了知命之年,在大学里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已经二十余年,恐怕这辈子也就以史为业,不作非分之想了。但有时不免寻思:自己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对我来说,在这点上,不仅绝无家学可言,连起码的条件也没有。父亲虽然名叫茂才,是东汉以后对秀才的别称,却大字识不了一箩,一辈子都是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他识的字只够记豆腐账,但评话、弹词乃至旧戏却听得很多,晚饭桌上几杯下肚,借着有的话头,就会把相关故事给家人细说一番。父亲的记性好,不仅人名、梗概,连有的诗词都能复述出来。记得一个大雪天,他给我讲了一个皇帝斩钦犯的故事,那个被冤杀者名叫林郎(或者叫凌朗也未可知,因为父亲只讲没写),临刑前做了一首诗,说天地百姓都将同情他的冤枉:

今日午时斩林郎,万里江山作灵堂。

明朝红日来吊孝,家家门口泪汪汪。

几十年后,我偶读《清朝野史大观》,才知道他复述的竟是金圣叹《绝命诗》的民间版。原诗是这样的:

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

明日太阳来作吊,家家檐下泪珠流。

诧异之余,仍不明白在父亲的转述里,金圣叹为何改了姓名,绝命诗怎么改了韵辙,也许是出自据金圣叹故事改编的某个旧戏吧。

总之,在现代新式教育普及以前,对中国旧时下层民众而言,他们获得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就是历史小说、戏曲、曲艺,我的父亲也不例外。可以说,父亲以



普通老百姓的传承方式,无意之中对我进行了历史的启蒙。渐渐地,我也像他那样,守着一架旧收音机,把评话《三国》、《说岳》听得津津有味。儿时离家不远,有一家附设茶座的老虎灶,每天下午有说评话的,也蹭着去听过几次《武十回》。揩油或积攒了几分角把的小钱,放学回家路上,就会到小人书摊上,花一分钱看上一册连环画,一次看上一两册过把瘾,一套《水浒传》就是这样看全的。那时,《水浒》连环画共十七册,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还不是后来六十册一套,否则,吊胃口的日子还要长些。

进入中学后,对古典诗词一度入迷,那种美令人心醉,不但千方百计找来读,也学着写,当然很稚拙。我因而对古典文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和终生的兴趣。高中只读了一年,就碰上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没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呆在城里吃干饭,最佳读书年龄却找不到书读。文化大革命晚期,先有批儒评法运动,后有评论《水浒》热潮。两次全民性的运动,政治上都是所谓“伟大的战略部署”,却怪诞地出以中国古代史与古典文学的学术形式。不过,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对当时无书可读的知识青年,尤其对我这样没有家学背景者来说,至少可以读到和买到中国历史与古典文学方面的基本典籍,我读《史记》与置备前四史就是那个时期。还得承认,这种以学术形式展开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也激发了当时相当一批年轻人的文史兴趣。现在文史学界五六十岁的那一代人,很少没有不受那两大运动熏染、裹挟与影响的,但名声藉藉以后,却少有人承认自己是喝过那一口狼奶的。我倒愿意坦承,这本随笔集中《荀彧的无奈》尽管是后来考入大学选修魏晋南北朝史时改定的,对荀彧的评价至今也没有改变,但初稿却写在批儒评法运动后期,当时把荀彧说成是法家的对立面。

在那两个运动以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再过一年恢复高考,我也试图挤上这班车,圆我的大学梦。填志愿时,究竟报中文专业去学古典文学,还是报历史专业去学中国历史,颇踌躇犹豫了一番。但是,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连大哥的命也搭了进去,渴求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反思,明显压倒了对古典



文学的浓厚兴趣,终于决定报考历史专业。1978年初春,考入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一本专著的《后记》里,我这样回忆:

我是在而立之年才进入大学学习的。一想到许多学者在这一年龄上早已著书立说,才深知所谓夺回被历史耽误的十载年华,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说。但既然学了历史专业,总不能泛滥无归,大约在1980年前后,决心追随程应镠先生研治宋史。

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接受了专业训练,一是明确了专业方向。

二、我的治史感言

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始终以史学为职业。有两个问题,不但学生会一再究诘,自己也会经常自问:为什么学史?怎么样治史?

对第一个问题,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贤哲发过多少说论。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大概是最好的回答。至于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则错把批判的武器当成了武器的批判,其后的乱臣贼子也不见得因中国史书汗牛充栋而有所收敛,依旧生生不息,与时俱进。不过,国人始终相信史学有垂训资治的借鉴作用,唐太宗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司马光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资治通鉴》,都有这层意思在。中国先贤总让历史学承担起过分严肃沉重的负荷,相比之下,西哲则比较实在。西塞罗说:“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在他看来,历史学主要有助于人们在知识能力与人格情操上发育为一个健全成熟的人。培根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说的也是这层意思。在史学功能论上,中西史学似乎有着为人与为己的畛域差异。

我很喜欢一个朋友的提法:“出入历史。”历史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昔日世界,它曾是真实的,不像文学艺术那样,只是虚构与想象,可爱而不可信。历史中各色人等,各具个性,不管男女老少,尊贵卑贱,喜怒哀乐,美丑善恶,你可以召之即



来,挥之即去,你可以挟其隐私,审其灵魂,你可以论其优劣,评其得失,而无须担心他们骂你娘,告你状。历史中各种事件,首尾完具,无论纵横捭阖,刀光剑影,慷慨激昂,恩怨杯葛,你可以千载一逢,回首百年,你可以纵览始末,明察秋毫,你可以凭吊兴亡,指点功过,而不必担忧横祸飞来,狂澜既倒。任何读史者、学史者、治史者,既可以与历史的人与事保持着理性的距离,冷静理智就像外科医生面对手术的对象;也可以对历史的人与事倾注进感情的色彩,爱憎歌哭就像当事者面对亲仇生死。历史世界,对他们来说,都是出入自由、相对安全的;唯其安全,才能够自由出入。因而,他们不会孤独,历史里有那么多人,可以为楷模,为知音,为朋友,为同道,为邻居,为点头交,为陌路人,为竞争对手,为假想敌人;他们也不会寂寞,历史里有那么多事,可以去牵肠挂肚,去大惑不解,去猜度咂摸,去冷眼洞见,去审时度势,去设身处地,去把握领悟,去咀嚼回味,去举一反三。在历史里,他们读遍了历代家国的盛衰兴灭,阅尽了无数人物的生死荣辱,看惯了多少事件的血雨腥风,自然就有一种理智、彻悟、澹定、通达,就不会走火入魔去练法轮功,寻死觅活去跳地下铁。

一般说来,不以史学为职业的人,他们学史读史,主要就是为己,其高明者可以达到以上的境界。至于那些以史学为职业的人,一方面以自己的工作,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有助于人们把握历史大势,探寻因果联系,完善知识结构,陶冶人格情操,这是为人。另一方面,他们创造精神产品的过程,也就是收获的过程,他们给予社会的,也正是自己试图获得的东西,这是为己。在一个合格的历史工作者身上,为人与为己的两种史学功能是可以、也应该协调兼顾的。准此而言,以史学为职业的人,其读史治史的方向与课题,只有在不受功利干扰而出于自愿选择时,才是全面实现史学功能的理想状态,才能以为己的目的播种耕耘,以为人的形式开花结果。

至于第二个问题,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史家难以把握的维度。以往有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片面的强调导致影射史学的空前猖獗,史学研究



最终失身于现实政治。物极必反,于是有人重提“回到乾嘉”的口号,抽去了对人类、对现实、对未来的的人文关怀,史学成为冷冰冰的史料堆砌。实际上,这两种认识都有失偏颇。史学是否应该回避现实问题,放弃终极关怀?似乎仍有必要重温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我还很赞同一位历史学家的话:

史家假若没有了对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关怀,没有了对人性的深刻反省,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历史的沉重拖到海底,再浮不到海面上,向世人说清楚:
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关键不仅仅是肯定两者的联系,还在于如何把握这种张力?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关系,颇有点类似孔子所说的君子与女子小人之间的关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史家应该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不与现实生活牵强附会,把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由此获得对历史问题的本质认识,才能为现实的关怀提供一种历史的资源。我在《宋代台谏制度研究》里,就是这样去把握两者关系的。这种现实关怀并未引起同行特别的关注,反而让我有理由认为:这种维度把握恰到好处。

当然,并非一说到史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就都是忧国忧民的沉重话题。类似王世襄研究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那种对传统文化的沉醉,对生活的挚爱,也是一种人文关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凭着自己的兴趣,我也写过一些关于生活风俗的历史闲文,在满足自我消遣的同时,也给读书界提供一种休闲读物。以我的理解,克罗齐所说的“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可以也应该是多元的。不仅如此,在史学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史家也不妨尝试多种体裁,既可以是体现研究前沿的学术专著,也可以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史学大师吕思勉既有代表其学术高度的《两晋南北朝史》,又有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各擅胜场,令人叹绝。

三、我的读史随笔

回顾自己的治史生涯,虽有小书三四册,论文数十篇,却都乏善可陈。不仅



比起那些著作等身、创见迭出的大师汗颜惶恐；即便在述职考核时，也经常被排除在所谓过硬的学术成果之外。不过，契诃夫说过类似的话：世界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应该因大狗的存在而不叫，所有的狗都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于是，我就心安理得以自己的水准、方式与喜好来学史、读史与治史。我的史学成品中，既有对现实政治的人文关怀，也有对个人趣味的自我消费；既有对历史问题的探究思考，也有对典籍文献的考索整理；既有深耕细作的专业领域，也有心猿意马的跨界飞行。这次蒙长春出版社杨爱萍、杜菲女史的雅意，邀我编一册读史随笔，略作汰选，归为四辑。

第一辑《两都来去》，是一组两宋历史的随笔。中国历史上周、汉、唐、宋，都有过两座都城。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南宋人管它叫东都，南宋的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就是专记北宋史的。南宋的杭州临安府，后人也管它叫南都，清人邵晋涵曾打算续编一部专记南宋史事的《南都事略》。“两都”就是北宋东都与南宋南都的合称，这里也借指宋代史。“来去”，既有来回忙活的意思，意在标榜自己在专业领域也是劳作过的；也有徘徊彷徨的含义，藉以表明还不至于自以为是。

第二辑《浒边谈屑》，是与《水浒传》相关的一组读史随笔。当时，安迪兄正以一人之力，编着风靡读书界的《万象》杂志，建议我不妨以《金瓶梅》为中心写点小品。《金瓶梅》虽敷衍《水浒传》一段故事，但作者是明人，涉及的主要是明代生活场景，明史我不熟，不能勉为其难，便建议取材《水浒传》。他在《万象》上特辟专栏，来满足我对经典小说的另类读法。这辑所收的文章，大多刊发在这个专栏上，但辑入时颇有增补改写。在《水浒传》的杳杳里，这类谈屑还可以扫出不少，希望将来能专出一本《浒边谈屑》的随笔集。

第三辑《史林折枝》，是一组宋史以外的读史随笔。内容五花八门，朝代也从先秦直到清代，足证我不守本分与不务正业。不过，我却不以为悔。就治史而言，当然应该术业有专攻，但专攻并非死守一隅而不越雷池，对那种凡是专业颇有所知、除了专业略无所知的专家，我虽不乏敬意，却期期不以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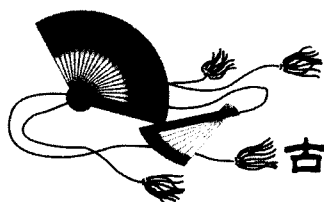


第四辑《宫花寂寞》，是有关宫廷后妃的随笔。十几年前应一家出版社之约，拟撰一本描写后宫的读物。元稹有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有一种苍凉的凄美，就取其中一句作书名。当时，已经书写了十几万的文字稿，后因出国访学而计划中辍。这次，从旧稿里整理了几篇，聊作一辑。

编完以后，内容杂，在意料之中；要起一个统筹兼顾的书名，却有点难。但既然是历史随笔，总该凸现一种历史感。不禁想起小时读过的《三国演义》卷头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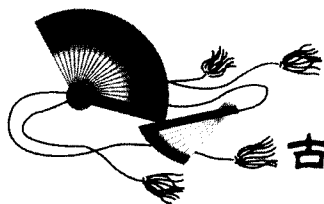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
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
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

后来，电视剧也以它做片头曲，每当听着那迷惘苍凉而又雄浑放达的演唱，我的心就感到一阵悸动与震颤。这首《临江仙》出自明代杨慎的手笔，也许是毛宗岗修订时添加进去的，却浸透了历史的沧桑感。在永恒的历史面前，任何人都只是匆匆过客，个人的是非成败、悲欢离合就似行云浮沤，转瞬即逝，而明天就像海明威所说，“太阳照常升起”。这种大彻大悟，往往在白发晚年或许才可能有所体味。于是，才会浊酒青史，从容超脱。这册小书，虽未必“谈笑”，却也说了从古到今的不少事儿，既然喜欢这首词，就用其中一句作书名吧！



目
录

第一辑 两都来去	1
千秋疑案陈桥驿	1
斧声烛影事堪疑	5
金匱之盟谁得知	10
明道废后前后的吕夷简	14
狄青的传奇与命运	20
给《梦溪笔谈》的评价泼点冷水	31
吃菜事魔及其他	36
苗刘之变	44
一张宋代的御筵菜单	49
闲话两宋太上皇	55
政变老手史弥远	63
文天祥的妻子儿女	69
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后后	72
统一进程与民族气节	78
第二辑 许边谈屑	81
李师师	81
历史上的高俅	88
两宋的御街	95
大相国寺	101
樊楼	106
勾栏瓦舍	110
路歧人	114



一枝花	118
梁山泊	122
沙门岛	127
《水浒传》的史地错误	131
《水浒传》再创作的历史定位	136
第三辑 史林折枝	139
从《黄鸟》说人殉	139
窦太后其人及卒年	143
弄臣与巨匠——李延年评传	149
荀彧的无奈	159
王羲之，离真名士还差一截	167
《遣悲怀》文本的正背面	172
诗里莺花稗史情——魏源诗话	177
李慈铭及其日记与读书记	182
静嘉堂随想	187
第四辑 宫花寂寞	193
立后册妃德色谈	193
三释后妃梦	199
离散天下之子女	208
后宫缠足考	214
后妃服饰剪影	219
后妃饮食大观	226
后妃居室一瞥	230
后妃出行琐谈	237

第一辑 两都来去



千秋疑案陈桥驿

清人查慎行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陈桥兵变是宋初三大大疑案之一，要说的话，还得简单追述赵匡胤在后周末年与其他军事巨头的角逐。

显德元年(954年)，后周太祖郭威去世，养子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两年以后，赵匡胤因战功卓著升至殿前都指挥使，跻身禁军高级将领，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到代周前夕，他已在后周禁军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与此同时，他也蓄意构筑自己的智囊班底，首席人物就是那位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他还有匡胤之弟赵光义和吕余庆等。

除了赵匡胤，当时觊觎皇位的至少还有两人。一是张永德，郭威的女婿；一是李重进，郭威的外甥。世宗晚年整顿禁军，殿前司因优先挑选武艺超群者而实力大增。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对李重进升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大为不服，密告他有“奸谋”，世宗特设殿前都点检由永德出任，让他与李重进平起平坐，而他的殿前都指挥使则由匡胤顶替。

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作天子”，联系京师流传“点检作天子”的谣传，显然是中伤张永德的。这块一箭双雕的栽赃木牌出自谁手，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李重进一派，一是赵匡胤一派，但后者可能性更大。从作案动机来看，赵匡胤属张永德系，要完全摆脱永德的控制，必须把他从殿前司最高位置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从作案条件来看，北征时，赵匡胤始终拱卫在世宗身边，最有机会做手脚。

世宗北征回京，即身染重病，安排后事。他命宰相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魏仁浦兼枢密使，三相并掌军政大权，以辅佐年仅七岁的幼主。武臣方面，他命李重进率部防御河东，终于罢免了永德殿前都点检之职，让他出镇澶州，而改命匡胤任殿前都点检。世宗对张、李固然不信任，对匡胤也是忌防的，下令军务由侍卫马步



军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韩通裁决。世宗托孤的文武大臣很明确，张、李、赵都不在其列。



▲宋太祖(927年—976年)，即赵匡胤。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基本统一了中原王朝，二是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都是有功于历史的。至于攫取政权时玩弄了兵变的把戏，无损于对其总体的评价。

六月，世宗去世，恭帝即位。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张、李被调出京，赵匡胤却独获幸运之神的青睐。这时，殿前司前四位实力将领依次是都点检赵匡胤、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侍卫司前五位实力将领依次是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在扬州）、副都指挥使韩通、都虞侯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当时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了韩通，基本上都是匡胤的拜把兄弟或好友。

五代仅53年，先后竟出了14位君主，而禁军将领在政权更迭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分获了巨大的好处。五代皇帝多由军将拥立，已成惯例。原因就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所说：“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周世宗死后，“主少国疑”，一场新的政变在酝酿中。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这半年里，对赵匡胤的政变阴谋还是有人察觉的。一个是殿中侍御史郑起，曾上书首相范质，却未引起重视。后人有诗说及其事：“太祖方历试，握兵权已重。上书范鲁公，先见不能用。历数不在周，讴谣卒归宋。”郑起在入宋以后，一直没有好果子吃，与此大有关系。另一个就是韩通之子韩徽，也多次劝父亲解决了赵匡胤，韩通都没采取行动。直到陈桥兵变前夕，匡胤装模作样向韩通辞行，韩徽准备下手干掉他，仍被韩通阻止，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他。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据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上奏，契丹与北汉联合进攻边境，后周朝廷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带兵北上抵御。一般都说这一军情是谎报的，但更有力的分析则说明绝不可能是谎报军情。其一，史称镇州节度使郭崇感念周世宗，“时复泣下”，被新政权认为“有异心，宜谨备”；定州节度使孙行友入宋就“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二人都不属赵氏集团，不可能合谋谎



报。其二,即便合谋谎报,后周朝廷也未必一定派赵匡胤出征。实际上,是否谎报军情并不重要,这只不过给陈桥兵变提供了一次契机而已,而契机总是可以寻找的。

大军将出,都城已传开了谣言:“将在出征之日,册立点检为天子。”一切与去年的谣言十分相似,但去年是为了除掉对手,这次却是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与此同时,殿前司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苗训,也与幕府谋士楚昭辅一唱一和,在军中指点着“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宣传开了改朝换代的“天命”。

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赵匡胤佯作不知,酒足饭饱,入帐睡觉。将士们相聚议论道:“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不如先册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为时未晚!”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的掌书记赵普,他是这次兵变的直接指挥者。见军心已被煽动起来,赵普一方面派快骑入京,通知匡胤的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做好应变准备;一方面部署诸将,环列待旦,准备拥立劝进。

次日黎明,诸将校露刃环立帐前,赵普与匡胤之弟匡义(一说匡义留在京城陪伴母亲,未随大军出征)入帐,匡胤才作乍醒欠伸状,但预备的黄袍已加其身。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上。”接着,他颁布了入京以后的约束,率大军返回开封。

城门早在石守信控制之下,大军顺利入城。时正早朝,韩通闻变,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殿前司勇将王彦升率兵追逐,合家被杀。这是后周旧臣唯一的反抗行动。当宰相范质、王溥被军士挟持来见时,赵匡胤还辩说自己被六军所迫,惭负天地。列校罗彦瓌不等二相回答,就扬剑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于是,当日就行禅代礼,原后周翰林承旨陶穀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就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他就是宋太祖。

值得注意的是,十年以前,郭威也是在北征契丹的途中,率大军抵达澶州时发动兵变,打道回府,取代后汉建立后周的。政变的策划者们都

▼陈桥驿在今开封市东北二十余公里处,是出开封北上的第一个驿站。现院内有古槐一株,相传赵匡胤曾拴马,故称“系马槐”,右侧有后人所立碑,曰“宋太祖黄袍加身处”。





亲历过这段历史,于是,熟门熟路,青出于蓝,陈桥兵变成了澶州兵变最出色的克隆版。

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说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以便洗刷篡夺政权的千古骂名。实际上,匡胤完全是预知兵变的主谋,有关蛛丝马迹也并没有抹尽。例如,大军将出之际,为何先有“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为何军将(或说是高怀德)和陶穀敢于预备足以杀身的黄袍和禅位诏?还有几件家庭轶闻也泄露了天机。

其一,据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北征前夕,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令京城人心惶惶,富室或举家逃匿外州,赵匡胤密告家人,说:“外间汹汹,将若之何?”他的姐姐拿起擀面杖要揍他,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应自作主张。到家来吓唬妇女干吗?”

其二,据《挥麈后录》,北征以前,赵匡胤特地安排自己的母亲妻子到佛寺设斋,避免家人遭到政敌的挟持伤害。即位以后,匡胤对这座佛寺的主僧“极眷宠”。

其三,陈桥兵变消息传来,有人报其母杜氏,她先是说:“我儿平生奇异,人都说会极贵,何忧?”得知兵变成功,她又说:“我儿素有大志,今天果然。”难怪后人有诗讥刺说:“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这几件事,都证明赵匡胤是预知其事的幕后谋主。他之所以在代周以后羞羞答答,遮遮盖盖,主要还是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实际上,他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政局动荡和政变频仍的局面,有功于历史多多,后人已经并不太在意他如何得位的细枝末节。查慎行的那首诗前两句云:“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适成名”,前一句说的是五代武将废立君主,后一句说的就是赵匡胤最终结束了这种局面,倒也是不乏历史感的。



斧声烛影事堪疑

对 宋初三大大疑案之一的烛影斧声，元代杨维桢有一首诗，慨叹史家没能直笔记下真相：

夜闼鬼静灯模糊，
大雪漏下四鼓余，
床前地，戩玉斧，
史家笔，无董狐。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他是老二。老大和老五早死。老三即赵光义，后来即位为太宗，比他小12岁。老四赵廷美比他小20岁，与太祖、太宗都是同母兄弟。皇位传承的争夺纠葛就在他们三兄弟之间展开。

自建隆二年(961年)起，光义担任开封府尹，主持京师达13年，其官署号称南衙。这十余年里，他韬光养晦，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把一大批文武人才网罗进自己的幕府。开宝六年(973年)，光义晋封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兼京兆尹隐然已有即位人的地位，后周世宗即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光义虽说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这时太祖的儿子德昭26岁，德芳也已18岁，不闻失德，也完全可以做皇帝。而且，太祖晚年与光义也颇有矛盾，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何况在历史上，皇帝临终易储，也不是没有先例。因而，对光义说来，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太祖死于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十九日晚上，天气陡变，雪霰骤降。太祖召光义入大内，酌酒对饮，宦官、宫嫔都退下了。远远只见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有所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忽见太祖手持柱斧击地，大声对光义说：“好做，好做！”便解带就寝，鼻息如雷。

次辰四更，太祖暴死。宋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召赵德芳。王继恩自以为太祖